

C40
4514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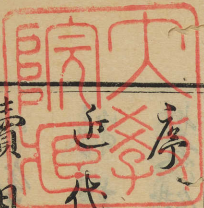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培院庶席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書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序

近代禪宗多旋燕執心

賈且向人曰直待龍天推

出後此太平話再斯何時

也敢極隱靜初聞尔覺心



爽更三十年被此悞者皆
是冬三家村土地廟點
心舖子唾血不售甚玉挑
擔子敲鑼上門換泥印
髮鐵釘者又不之勝其形

求如琴湖兄東躲西逃避
名至節曾不一二乞其又
患所橋脈水廣當已躬
林下水道陷影珍重故
其器之喚成不取自貴

余下雪峰以富沙之善
以招余開法余尔為一搥
毒鼓推出瞻驢折又位
入三言絕無剩少及輯
南明大師遺法叙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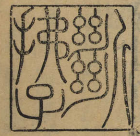
為臨海二十九世孫管先
即踏翻船子法嗣如夾
山者三人請叙并塔銘
憶昔雲門先師叙各
撰各幻引老錄則七日之

叙不能以不文釋隨事
 寫裨庶使生摘之流与
 分洞分瀉者一醒春与
 其中奪食驅牛雷奔
 電制手當有必此各各者

強出金剛眼左

雲門回叅弟明方書

於室壽山中



分殊至善于中者
其心已回於此心已歸
則此心即歸於此

南明禪師語錄序

昔彙雲門先師稿有無趣無幻二大師語錄序其中
稱趣爲仰山再來稱幻爲臨濟直下兒孫無趣克家
之子乃知南明大師爲幻之嫡傳也余初叅雲門卽
入龍居禪席值南師領衆重蒙提挈一日遽問曰一
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阿誰緣起有生耶
師與一喝余時茫然夜坐單後過數炷香如彈指頃
始知有做工夫事南師之力也時同席有玄微兄者
又爲南師嫡嗣及師遷化余在山水中每遇玄兄聚
舊卽以大事爲問玄兄以病自謙邀名匿影余住雪

峰日常一接書問再接偈言知己住持普明矣追余遊汀洲遣禮招至欲行古道遜余上堂余復邀眾檀護迎請陞座堅執不允故勉爲結制竟成賓主焉話次復及大事卽頹然示疾余曰斷橋一脉至兄止耶曰不然脫有可兄意者能指出以相示乎余唯唯卽索南師源流并斷橋倫歷代付法偈及語錄一卷莊讀行狀益知居常孤潔不肯輕展鎗旗竟以退託終其身故余不得不憑臆揭出使人知斷橋猶在也
崇禎辛巳仲冬日傳曹洞正宗後學雲門明方拜撰

南明禪師語錄序

世尊謂衆生曰善知識者是汝等莫大因緣能令汝等明見佛性離苦解脫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第因業緣障蔽遂致苦海飄流故遇善知識宏機迅辯如大將軍擲印登壇生死浮沉操提在手學者直下承當曉得棒頭落處猶聳振雷猶瞥見日其間承接燈傳不容野狐疑似嘗稽臨濟一宗派衍于今極盛矣然有異流而走名者亦有正傳而韜寂者如南明和尚親承衣鉢于車溪從上淵源授受甚確聞谷雪庭諸善知識無不虛左推尊之南大師乃不欲語言文字

滋世葛藤見有迹其語輒焚去此其識見超出諸方
遠矣然令後起者不有玄微大師其人誰與默識緒
餘存其萬一衍唱真傳哉玄大師不惟不負法乳之
恩其于莫大因緣能令衆生離苦解脫之旨豈曰小
補之哉雖然既無文字語言此是何物具眼者請分
析看

欽差巡視海道兼理邊儲福建按察司按察使樞李
後學黃承昊撰

興寧南明廣禪師語錄

建寧音明寺嗣法門人妙用集

嘉興金明寺住持法孫悟進重輯

師在徑山示衆五峯頭卓朔雙徑尾頭先喝石巖一
任踔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
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
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
衲僧簡點得個儻分明許你一生叅學事畢

除夕示衆云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
全今年年二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

生叅

示衆個般奇特事難言蓋真臯亭跳上天帝釋鼻梁
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

維那云今時修行人決要出三界一僧云卽今亦不
在三界裏又一僧云喚甚麼作三界師云三界歷然
偈曰慧劍單提總莫論葛藤那許再留根吟風嘯月
須常分機用從空解轉身

僧問三世諸佛爲甚麼不知有師云聰明反被聰明
誤進云狸奴白牯爲甚却知有師云棒打石人頭喫
屎論實事

示衆人來問我祖師禪報道中宵月正圓橫放鐵牛
衝過界虛空踏破海流乾

茶次有僧持餅趨過師前師問云這個餅那裏買來
的僧回身云莫道無語好師便舉手中餅云且道這
個那裏買來的僧云這却道不出師云情知汝道不
出

維那行覲次序言云板首三分執事一分散衆一分
時有一僧在旁師卽問云汝是一分的二分的三分
的僧無語師對維那云汝未把覲與他那僧又無語
師云出去

示衆落日如懸鼓峯前仔細觀霞光交大地一片
山川

師生日今朝初度日天開并地闢三際絕分踈誰云
微細識山頭躍鯉魚海底蓬塵出深知養育恩感報
無窮極

僧拈針自語若是工夫深鐵杵磨作針師云你這個
針那個鐵杵磨的僧無對師云你問我答僧擬問師
云果然

師問僧云冰在這裏水在那裏僧云却成一塊水師
直視云老大作這般見解僧云師又如何師云多這

點作麼

師在皇亭閉關時有僧問云師今進關必待徹悟而
後出關師云恁麼盡未來際出此關不得僧無對師
遂掩門

下雪次有僧推窓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
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

聞谷師問云了卽業障本來空爲甚麼師子尊者被
罽賓國王斬却師云本來空聞云爭奈頭何師云本
來空聞云爲甚麼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師云本來空
僧問西大分張眼光落地畢竟向何處安身立命師

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師爲靜中師掩龕顧視大衆指龕云大衆只這個龕
非窄非寬本無出入寧有開關卽今靜中師端坐其
中無黨無偏正怎麼時衆中莫有知時識節的麼出
來道一句看如無山僧爲伊下手去也遂推上

僧看師十二時偈次問師云隔壁老兒拏賊子賊在
甚麼處師云現在僧無語師復掌

師一日舉香嚴偈問用侍者者纔擬答師便喝者復
擬開口師又喝者卽點首珍重師付偈曰無傳無受
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

頌古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唯迦葉
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
囑摩訶迦葉

一事無成兩鬢斑欣欣獨自咲靈山一枝花上呈春
色拖累兒孫仰面攀

六祖聞二僧論幡動風動徃復不已祖曰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不是風兮不是幡浮踪暫爾寄禪關
眼前非獨松梢

月更有長江浸遠山

斷橋和尚室中示衆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侵晨出去晚頭歸赤脚髻頭滿面灰無底鍋燒無米
飯臭烟烽焯嘴尖吹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

子

諗老師三寸舌栢子布庭虛藏身沒影跡沒影跡冷
眼看來且端的咄瞎漢二十拄杖少不得

靈雲見桃花

靈雲老不無端將謂瞞人返自瞞千紅萬紫已狼藉

何獨桃花是指南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
女人近于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曰佛云何此
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
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達女人三市鳴指一
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曰假使
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
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更罔明
從地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出罔明却至女子
前鳴指一下女人從定而出

蛇驚枯草裏鳥語巖前彈指空勞力青天被熱瞞
百丈海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
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
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云不落因果遂五
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語貴脫野狐身
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
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
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以亡僧津送師令維那
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不落不昧呵呵空空裏翻身爭奈何柳栗一條何所
倚橫挑日月下山坡

雲門顧鑿嘖

雲門顧鑿嘖擊石火星飛儘伊多伎倆輸我一聲噓
梁武帝問達磨祖師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
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契
祖乃渡江

廓然不識空成浪藉赤脚渡江慚惶面壁咄

三聖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

化獎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

兩輪日月疾如梭無限清風翻碧蘿堪嘆生盲渾不薦扶籬摸壁待如何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三呼復三應法戰從斯竟孤負老婆心驗盡禪人病
玄沙侍雪峰行次峰指面前地云這一片地好
造個無縫塔沙云高多少峰顧視沙云人天福
報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云汝作麼
生沙云七尺八尺

雪峰用盡眼力玄沙七尺八尺欲窮無縫浮圖直待

參天荆棘

疎山仁叅大瀉安禪師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者取錢二百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師果至明招謙處問師師舉前話招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師復問忽遇樹倒藤

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于言下
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遂遙禮懺悔
泥盤放下咲哈哈爲惜擔囊千里來祇管藤枯并樹
倒那知錯過棟梁材

玄沙見地下一點白問僧云見麼僧云見如是
三問三荅沙云你也見我也見我爲甚麼不會
你也見我也見白曰青天興閃電我若當年在衆中
點燈要照玄沙面

僧問蜺子如何是西來意蜺云神前酒臺盤

神前酒臺盤莫爲蜺子瞞貪觀花柳巷失却祖翁田

趙州到一庵王處問有麼王豎起拳州云
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又一庵王處問有麼有
麼王亦豎拳州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
一朝權在手殺活不繇情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
魯祖面壁

聳起鐵脊坐斷千尋壁指畫甚分明將謂有奇特
走殺天下人到老無相識佛法不是無爭奈口門窄
芭蕉清禪師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與你
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靠拄杖下
座

探盡千江水無非竹一竿
臨機壽與奪按劍小舟前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赤嘴烏皮黃脚雞斑毛白羽伴雲飛自從啄破琉璃
殼直至如今不見伊

趙州四門。

南北東西四面門半開半掩到如今曹溪路上如相
委無限行人被陸沉

僧問道吾如何是佛吾云洞庭無葢
洞庭無葢水面生塵黃梅雨落滴破虛空

金峰示衆云事存函葢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
得分半院與伊有僧出峰約住云相見易得好
共住難爲人

放去太奢華收來沒可把官物當人情思量還不可
瑯琊示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
堆爛柴

堆爛柴要且無處安着拈來燒向爐中好與
祇這一堆爛柴若作佛法商量和汝眉鬚燎却

長慶稜禪師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
一日捲簾忽然大悟偈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

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

打

七破蒲團纔捲簾未爲天下出奇男白雲常在青山
外眉睫何曾離眼邊

五臺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叅卽叉
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
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
與麼家風也太差臨機慣用木叉叉阿誰不是仙陀
客好眼無端更撒沙何似歸堂去喫茶

百丈涅槃和尚一日示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

與汝說大義衆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
兩手

平地教人開作田通身泥水不曾乾何如學個安閒
法一把鋤頭當枕眠

青州布衫。

趙州老工夫少布衫做得未恰好擬將蓋覆天下人
不覺和賊敗露了急着眼七觔秤子稱得巧

文喜禪師上五臺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
寺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升堂
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

南助神廟記
十
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
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
三翁呼童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
翁提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麼師曰無
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晚遂問
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
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
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

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
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是何處童曰此
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卽文殊也不
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子說偈
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
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
隱

譚玄對面不知名梵刹重重列錦屏纔問均提是多
少回頭依舊草青青

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

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得否泉曰得陸曰莫不
得否泉曰不得

得與不得全提片石倒嶽旋巒天昏地黑咄且道其
中是何標格

玄沙上雪峰白紙

三張白紙忒煞誑訛同風千里無他事父子恩情徹
底枯

得頌

示禪人

靜裏乾坤劫外春慧花從此始生根慈雲忍水時時

潤百萬人前一種新

示妙觀念佛是誰

反覆研窮念佛誰天寒雪擁一園梅忽然時節因緣
到沾着唇牙便皺眉

蒼雪庭信禪師 附來偈

從來無物可同儕自向山中自活埋五十年來履
踐事娘生一隻臭皮鞋

既云無物可同儕誰向山中誰受埋五十年前娘未
養喚他甚麼作皮鞋

示自聞

勘破娘生兩片皮
臨機那肯聽聲噓
獨存這個無棲泊
脫殼金烏到處飛

示靜周

一念忘來萬慮休
虛空應是汝同流
青黃不計繇他變
管取千山齊點頭

示寄綠

諸緣何狀寄者阿
誰這裏薦得還欠一椎

示江渡

烟波浩渺目無涯
足跡憑誰問作家
莫為跨船三十棒
隔江招手較些些

示葦渡

纔發萌芽便挺然
韜青葉綠正新鮮
行人乘此通消息
歷盡千波得自然

示萬如

澗水松風來耳畔
白雲青嶂列眸前
時人自有金剛眼
百萬珍珠一串穿

示芥菴

芥不微兮菴不寬
互相容納水投淵
當人解得其中意
莫問門前倒剎竿

雲棲六景

回耀峰

一九金彈射長空
遍界流輝一樣紅
突出崔嵬高着
眼回光原不涉西東

壁觀峰

壁觀峰前意若何
雪腰斷臂太蹉跎
今朝再舉當年
事添得胡僧咲轉多

寶刀隴

寶刀出匣倚天高
觸着屍橫萬里遙
伶俐世間輸衲
子從來曾不犯纖毫

青龍泉

真珠沫噴出青龍
滴滴涓涓無意中
欲識個中消息
子浮沉倒影一枝松

聖義泉

清清淺淺月團團
半點難瞞這一泉
煞老古錐曾漏
泄至今流落不曾乾

金液泉

是液是泉是甚麼
非甜非淡亦非空
根源何止金剛
際流通江河一竅通

詠雪

瓊樓玉殿絕纖瑕
非色非空尚未佳
道人這片閒田

地莫被虛花白占他

風車

風輪轉處別精麈颺却糠皮也太多更有頂門開得好
好祗留白米奉公婆

牧牛圖

牛兒已飽童兒已閒綠楊陰下停繩罷鞭止之平地
欲行欲眠穩背而坐勿後勿前懶吹橫笛豈慮他緣
逍遙快活任性天然有問路者直指云乎這邊那邊

四威儀

關中行瀟灑謾騰騰無端失一脚踏倒涅槃城

關中住盡日無他事爛嚼木札羨滋養無生智

關中坐寒暑經簷度不計月和年任爾蒲團破

關中臥工夫放倒做翻去與覆來曾無第二個

十二時歌

半夜子黑白未分誰作主忽聞犬吠兩三聲隔壁老
兒擎賊子

雞鳴丑道人佛法隨時有敗屋風霜徹骨寒破衲遮
身露出肘

平旦寅萬戶千門曙色新空林棲鳥試饒舌喚醒床
頭夢裏人

日出卯大地總成無價寶。若要當人見得真。日用不須向外討。

食時辰一鉢生涯續命根。出門自有廬陵米。肯向婆兒買點心。

禺中已鑿頭邊事無多子。信手拈來平不平。瓜茄菜甲都肥膩。

日南午雲厨冷淡無烟火。欲將供佛施羣生。摘得靈山花幾朵。

日昃未破衲補完無別意。困來枕石臥松根。饑來撥火煨個芋。

曉時申携杖歸來步步親。俄然踏斷溪流水。滿目青

山朵朵新。

日未酉金毛獅子頻哮吼。菴前菴後絕狐蹤。散步經行獨自走。

黃昏戌古佛堂前明歷歷。莫謂其中人不知。三乘五性誰能測。

人定亥光風霽月真瀟灑。泥牛趁入廣寒宮。玉犬踏翻香海水。

十究竟

究竟身骨肉皮毛寸寸真。照天照地光明藏。晝夜恒

開八萬門

究竟心大地撮來置一塵塵塵互入無窮盡莫謂於
中無主人

究竟事物物不離於當處彼彼無窮各不知散移分
形悉如是

究竟理眼前耳畔重重舉鵝王擇乳非鴨類擬思便
隔三千里

究竟生空花亂落何爲根纖塵飛入清明眼實病從
斯直到今

究竟老父母未生原不小面黃皮皺髮如絲抵壞衣

裳不壞寶

究竟病病僧看伊應有分日面月面當自知何勞更
聽維摩令

究竟死眼光落地非終始百骸潰散卽分身剎剎塵
塵忘彼此

究竟苦三毒原是無明火俄然覺得驀翻身驀翻身
處淨裸裸

究竟樂風光本地直常樂行住坐臥在其中纖毫向
外成干錯

清泉

一潭清徹底豈肯渾常流珍重如金液寒光射斗牛
巡香板銘

無背無面無主無賓橫行正令若個敢嬰

南明禪師
聖宗御製



南明禪師行狀

師諱慧廣號南明鹽管韓氏子母姚姓未孺齡父母
俱故得繼母吳氏撫之賦性質直于鄙亂時遂志出
家橋李興善寺禮芹泉師而雍髮焉師視世如幻嘗
曰推我應院皆非正行遂與朋舊謝絕不茹葷飲矢
志叅學彼時禪宗不著歷遊講肆復還本寺禪堂掩
關得友持禪關策進書至師展閱于無字話上凝然
無別念虛豁豁地過了八日人情物理亦不知寢食
起坐亦不覺忽生一念曰如此倘是落空耶便爾休
歇三年而有車溪無幻老人聞師有真實志謁就關

前一見便有師資之契師則以前工夫舉似車溪車溪應聲跌脚曰悔我來遲向後縱欲到此不易得也師復求示得受叅究工夫是年冬啓關別無他往獨謁車溪再請益禪要未一載而往古心老師處圓戒卽入車溪舊隱雙徑白雲山不出門三載時觀音殿繼峰主人啓建禪期師與之敦請車溪老人主持老人每下堂開示師聽之必垂淚忽一日于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卽呈老人老人印可舉師爲首衆師于徑山車溪服勤八載老人付師衣法偈曰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

傳法東西共一天嗣後掩死闕于臯亭永慶寺四載有聞谷師時至闕前盤桓旣久凡師主禪期於雙徑臯亭及蓮居諸處有護法嚴印持聞子將居士等致請然師不允皆聞師勸赴師自處孤潔誨人不倦襪不解帶者二十餘年嘗有三願一不出世一不作緣事一不納徒衆自謂德薄福慳竟以退託嘗有偈頌法語門人錄呈卽火之曰此不足流也今所存萬一皆妙用記持而書出泰昌改元仲冬師示疾囑後事畢二十七日辰時奄然坐逝茶毘靈骨瘞于雙徑師生千萬曆丙子十月十三日也

嗣法門人妙用稽首述

去昔其人爲呈唯火之巨且不與亦此今代子萬一
事一不除封果自體爲重師致竟以是清管首身
不離非查二千鎗手管首三願一不出世一不計緣
前然而不欠皆聞祖懺法祖自靈旌紫歸入不計
皇亭文數哉諸靈首難去難日林間千祥居士幸延
育與合祖執至闕而盤酥酒八九祖主軀俱於雙
齋去東西共一天福於齋取國于皇亭未盡幸即

法門凌替甚矣按萬曆間宗師家頗尚孤峻遁相
隱謝此一變也逮天啓時方有人出法門似覺可
觀至鼎革來十餘載淫濫彌漫此又一變也蓋翁
于泰昌改元遷化其操履卓倫非今時可擬閱是
錄者當具別眼法門有望焉
順治乙未春王望日法孫悟進稽首跋



百用元集言録

助刻姓氏

雪澗湛

慧峯真

寶月

戒珠

全達

全明

全果

全定

全志

全正

全念

全超

全玉

全慧

全經



毛ノ十八